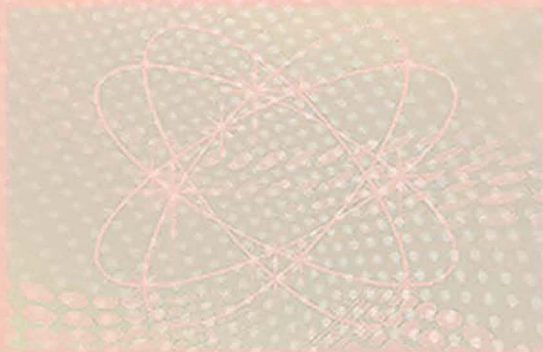


希望文库

努尔哈赤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/ 主编



远方出版社

希望文库

努尔哈赤

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 /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努尔哈赤/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.—2版.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07.5

(希望文库)

ISBN 978-7-80723-006-9

I. 努... II. 北... III. 努尔哈赤(1559~1626)—传记—青少年读物 IV. K827=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2038 号

希望文库 努尔哈赤

主 编	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研究所
出 版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	010010
发 行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朝教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印 张	185.5
字 数	1900 千
版 次	2007 年 6 月第 2 版
印 次	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2000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23-006-9
总 定 价	520.00 元(共 40 册)

远方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相关人物

爱新觉罗塔克世(? —1582 年), 觉昌安第四子, 努尔哈赤的父亲, 曾担任建州左卫指挥, 1582 年塔克世与觉昌安被尼堪外兰害死, 后来被尊崇为清显祖宣皇帝。

尼堪外兰, 明朝末年出生在建州部加哈(今新宾满族自治县上夹河镇附近)地方。尼堪在满语中是汉人的意思, 1582 年, 尼堪外兰害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, 从此与努尔哈赤结仇, 后又阻碍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大业被其刺杀。

皇太极(1592—1643 年), 又称为阿巴海, 满族, 爱新觉罗氏, 努尔哈赤第四子, 正白旗, 清朝的建立者, 史称清太宗, 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战略家、统帅。

前言

是英雄造时势，还是时势造英雄？这个问题困扰了人们几千年。直至今日，尚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。其实，到底谁造就了谁，连上帝也说不清楚，即使说清楚了，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意义。对我们有意义的，是当年的那些在各个领域叱咤风云的巨人们，于谈笑之间，对人类文明进步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，这才是后人享用不尽的宝贵财富。正是这一股股伟力凝聚而成的合力，改变了我们现在的生活。

而我们更迫切想要知道的是，他们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？是怎样的成长过程让他们脱颖而出，从而站到了时代的浪尖上长袖善舞？于是，人们对介绍伟人生平的传记作品趋之若鹜，希望从他们的言行、个性、思维方式中，参悟到一些成功之道。

正是为了给读者打开这样一扇窗户，编者们经过艰

苦的努力,终于向读者奉献了这套《希望文库》丛书。

本套丛书所写的百位传主,涉及了政治、文化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等领域,编者通过真实可信而又详尽的资料,既完整地介绍了传主波澜起伏的精彩一生,又不时地通过深刻的心理描写和独具见解的议论,对传主的性格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的梳理。让读者不仅看到扣人心弦的故事,更从传主在故事中的表现,看到一些成功的端倪。

在编写过程中,编者常常对传主的坎坷人生唏嘘感慨,更对他们异乎常人的品质叹服不已,比如他们不达目标、绝不罢休的坚毅隐忍,比如他们面对机遇,毫不犹豫,立即采取行动的果敢姿态,以及运筹帷幄、处乱不惊的高超智慧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。我们也真诚希望,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过程中能得到比编者更大的收获。

当然,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,不足之处在所难免,请朋友们不吝指正。

编者



颠沛流离	/1/
含恨起兵	/8/
统一女真	/13/
强化军训	/44/
后金之主	/53/
起兵征明	/59/
萨尔浒大捷	/75/
逐鹿辽沈	/92/
轻取广宁	/110/
开发辽东	/122/
宁远失利	/136/
疽发身亡	/147/



颠沛流离

距今 440 年前，即明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 年），在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（今辽宁新宾县西南赫图阿拉老城），一个女真男孩呱呱坠地了。这个与其他的婴儿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男孩，长大成人后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，成为满族的民族英雄和中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。他，就是清王朝的开创者和奠基人——清太祖努尔哈赤。

女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，先秦时期的肃慎、东汉时期的挹娄、南北朝时期的勿吉，都是女真人的祖先，到五代时才改称女真。

女真人世代劳动、生息在我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，据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，女真人生活区域东濒日本海，西接兀良哈（蒙古一部，东界嫩江支流裕尔河），



南邻朝鲜,北至奴尔干北海(今鄂霍茨克海)。明代一般把女真分为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:建州女真居住在牡丹江、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;海西女真分布在松花江流域;野人女真是指居住在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以北、以东的女真各部,大体分布在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。

明初,为了经营东北地区,明廷先后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(治所在今辽阳)和奴尔干都指挥使司(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)。都司下分置卫所,如巡东都司领二十五卫、一百三十八所、二州、一盟,奴尔干都司领三百八十四卫、二十四所、七站、一寨。卫所的官员由朝廷委任各族首领担任,授予都督、都指挥、指挥、千户、百户、镇抚等官职,发给敕书,让他们各自统管所属人民,并按规定的期限赴京朝贡述职。正是通过这些卫所的大小官员,明廷有效地对包括女真人在内的东北地区各族人民进行管理。

努尔哈赤的祖先是元代女真斡朵里、胡里改等部的后裔,原居牡丹江入松花江江口一带。明洪武年间,他们为了躲避其他部族的袭扰,相继溯牡丹江南徙,移居图们江、绥芬河流域。在明廷的招抚下,胡里改部首领阿哈出于永乐元年(1403年)十一月首先归附,因其住地绥芬河流域为唐代渤海地方政权率宾府



(治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)建州故地,明廷即于其地设建州卫。其后,建州女真又辗转迁徙,大约于正统年间在婆猪江(一称佟家江,即今浑江)、浑河支流苏子河一带定居下来。为便于管辖,明廷先于永乐十年增设建州左卫,又于正统七年(1442年)分设建州右卫。这样,建州女真就分为建州卫、建州左卫、建州右卫,史称“建州三卫”。

努尔哈赤,姓爱新觉罗,号淑勒贝勒。他的祖父觉昌安(一称叫场)是苏克素浒河部的一个小首领,有敕书30道,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,经常率领数十人到抚顺关马市贸易;父亲塔克世(一称塔失)是建州左卫指挥。塔克世有三个妻子,正妻是阿古都督的女儿,姓喜塔喇氏,名额穆齐。喜塔喇氏生有长子努尔哈赤、三子舒尔哈齐、四子雅尔哈齐和一个女儿。塔克世另一个妻子李佳氏,生次子穆尔哈齐;继妻纳喇氏,生五子巴雅喇。

努尔哈赤生在这样一个女真贵族家庭里,童年生活充满了快乐和幸福,每天不是与小伙伴做游戏,就是手握榆柳制作的小弓骑马射箭。由于努尔哈赤是塔克世的长子,又天资聪慧,骑射技艺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,深得父母的欢心。

然而好景不长,努尔哈赤美好的童年生活早早地



结束了。在他 10 岁的时候，生母喜塔喇氏不幸早逝，继母纳喇氏心术不正，对他缺少爱心，常常在父亲面前拨弄是非。遭受丧母之痛的努尔哈赤在家中得不到温暖与关怀，失去了往日的欢乐。小小的年纪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，他跟随大人进入深山老林，挖人参，采集松子、榛子、蘑菇、木耳，再赶到抚顺等地出售。

大约在万历元年（1573 年），15 岁的努尔哈赤带着 10 岁的弟弟舒尔哈齐离家寄居在外祖父王杲家。王杲机敏剽悍，通晓东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语言文字，具有较强的组织才能，拥有强大的经济、军事实力，尽管没有得到明廷的授职，却是建州三卫事实上的领袖人物，所以有“阿古都督”的称号。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、父亲塔克世也依附于王杲，成为他的部将。王杲十分疼爱两个外孙，教他们读书识字，练习骑射，也让他们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。在这里，努尔哈赤那受伤的心灵总算得到了慰藉。

然而厄运又悄悄地逼临努尔哈赤兄弟。原来王杲自恃兵强马壮，雄长各部，不断骚扰边境，与明边臣为敌。觉昌安、塔克世父子曾经跟随王杲扰边作乱，被明廷边臣骂作“贼首”。不久他们就认识到，长此下去，终归对自己不利，于是便暗中投靠了明辽东边将，一心一意地为明朝做事，后来干脆公开地站在了明朝



一边,积极配合官军作战。万历二年十月,觉昌安父子引导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讨伐王杲,王杲退入古勒寨坚守,明军乘大风时纵火,攻破城寨,残杀寨内 1100 余人。王杲在寨破时慌忙逃出,努尔哈赤兄弟滞留寨中,双双被俘。李成梁因为没有捉到王杲,大为光火,即将觉昌安扣作人质,令其子塔克世寻查王杲的踪迹。努尔哈赤十分清楚自己的险恶处境,所以他见机行事,一见到骑着高头大马的李成梁,立即跪在地上,双手紧抱马腿,痛哭流涕,请求赐他一死。李成梁见努尔哈赤口齿伶俐,聪明可爱,顿生怜悯之心,就把他和舒尔哈齐都收在帐下。努尔哈赤开始做随军杂役,有意讨好李成梁,处处事事小心谨慎,不但手脚勤快,而且谦恭有礼,所以很快就博得李成梁的好感,做了他的随从,关系越来越密切,以至于李成梁晋京时也要努尔哈赤随侍左右。

尽管努尔哈赤受到李成梁的信任和器重,但仇恨的种子已深深扎根于他心中。在他被俘的第二年,逃到海西的王杲被哈达部首领王台缚献给李成梁,努尔哈赤眼看着外祖父被装在囚笼里送往北京处死的情景,撕心裂肺般的悲痛和满腔的愤恨之情交织在一起,一个卧薪尝胆为外祖父报仇的念头也在他心头萌生了。



大约在万历五年，努尔哈赤离开李成梁，回到自己的家乡。继母纳喇氏仍然不能容纳他，调唆塔克世与儿子分家，但分给他的家产却很少。就在这时，努尔哈赤与佟氏结了婚。佟家世居辽东，本是汉族，却已经女真化了。努尔哈赤对父亲和继母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之情，甘愿入赘佟家，改姓了佟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努尔哈赤一直以佟为姓，起兵之初，在给明朝的文告中，他也称自己为“佟努尔哈赤”。而佟氏家族则由于追随努尔哈赤，归入满族，佟氏也就改为佟佳氏。努尔哈赤婚后，夫妻恩爱，第二年就生了女儿东果格格，22岁时又有了儿子褚英，生活中不乏欢声笑语。但是，夫妻俩却不时为生计所困扰。为了生活，努尔哈赤曾外出佣工，无工可做时就上山打猎或者采集山货，带到抚顺、清河、宽甸、绥阳等关市上出售，换取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。

万历八年，努尔哈赤又投到李成梁麾下。这时，努尔哈赤已经是一个22岁的小伙子，身高体壮，武艺超群，勇敢机智，阅历丰富，每有军事行动，总是冲在最前面，屡立战功，越来越受到李成梁的赏识，后来成为他的心腹，连军机大事也让努尔哈赤参与筹划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努尔哈赤经常出入李成梁的内宅，逐渐与其爱妾产生了爱恋之情。万历十年九月，隐情暴露，努尔哈赤只



得离开李成梁部，逃往海西。他游走于女真各部，寻求帮助，终于得到叶赫部首领扬佳努的垂青。扬佳努将爱女许配给他，又送给他马匹、甲胄等物。后来在叶赫兵护送下，努尔哈赤回到了建州。

从10岁到24岁的十四五年间，努尔哈赤备尝了生活的艰辛，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。对于任何一个欲有所作为的人来说，艰难困苦不但意味着不幸，同时也是一笔无价的财富。努尔哈赤正是在磨难中逐渐成长起来。一方面，苦难磨炼了努尔哈赤的意志，使他养成了不怕困难、勇往直前、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的品格；另一方面，由于勤奋好学，他在社会这所大学校里，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知识，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才干。他熟悉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土人情，了解辽东各地山川形势、关隘要塞和道里远近。他在与汉族各阶层人士的交往中，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，掌握了汉语言文字，喜欢读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，从中学到了诸如吸纳人才、管理军队、用兵作战等知识。他曾随李成梁到过京师，对明朝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情况都有所了解。多年的军旅生涯，不但使他掌握了军人应当具备的军事技能，而且颇有谋略，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。所有这些，都为努尔哈赤日后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

含恨起兵

万历十一年，努尔哈赤在人生道路上又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情，他的祖、父双双惨死于明军的兵火之中。

万历初年，女真社会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，各种矛盾复杂尖锐，动荡不安，出现了“各部蜂起，皆称王争长，互相战杀，甚至骨肉相残，强凌弱，众暴寡”的局面。明廷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，为了防止因女真的强大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，对女真各部采取“分而治之”的策略，从而加剧了各部之间的矛盾冲突。在建州女真诸部中，王杲部势力最强，屡屡犯边，终于引来了杀身之祸。海西女真各部中，则以哈达部和叶赫部势力最强。哈达部首领王台因缚献王杲有功，被明廷封为龙虎将军。王台虽得到明廷支持，但



与建州女真和海西叶赫部均有积怨。当初王杲逃到海西想投奔王台，王台却将王杲缚献李成梁。王杲死后，他的儿子阿台（阿太）、阿海（阿亥）继承父业，分据古勒寨和莽子寨，与哈达部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。与此同时，叶赫部的清佳努（逞加努）和扬佳努（仰加努）兄弟也因王台之叔王忠杀害了自己的父亲祝孔革而欲向哈达部报仇。万历十年，王台死，阿台等乘机联合叶赫清佳努、扬佳努兄弟进攻哈达部。明廷决定扶持王台长子虎尔罕，集中兵力重点打击阿台，以根绝“祸本”。

万历十一年二月，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督率官兵自抚顺王刚台出兵，分两路讨伐阿台、阿海兄弟。辽阳副将秦德倚率兵一部，顺利攻克莽子寨，杀阿海。李成梁亲率主力，在苏克素浒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下，疾驰百余里，直捣古勒寨。由于该寨倚山险修建，寨墙陡峻，壕堑深广，易守难攻。明军施火攻，急攻两昼夜，射死阿台，攻破古勒寨。明军大肆屠城，2200余居民先后被杀。

在古勒寨之战中，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均死于寨内。自从觉昌安、塔克世父子投靠明朝，特别是在万历二年引导官军攻剿王杲以后，两家的关系就疏远了。阿台曾将觉昌安拘押至古勒寨，劝



其归顺，共同扰边。觉昌安执意不从，因为觉昌安毕竟是自己妻子的祖父，阿台万般无奈，只得把觉昌安放回。当得知明军围攻古勒寨时，觉昌安不顾年老体弱，让儿子塔克世陪同他去营救孙女。经李成梁同意，塔克世留在外边，觉昌安独自一人进入被明军包围的古勒寨，去劝说阿台归顺。塔克世在寨外等候多时，不见父亲出寨，经李成梁允准，也进入寨内。但事与愿违，阿台不但不听劝告，还把他俩分别关押起来，结果觉昌安被战火烧死，塔克世则在破城后的混战中被明军杀死。

噩耗传来，努尔哈赤异常悲愤，想到祖、父一贯忠于朝廷却落得如此下场，他按捺不住满腔怒火，找到明朝边关将吏理论，“我祖、我父无罪，为什么被杀？”明边将自知理屈，声明实系“误杀”，绝非有意加害。为了安抚努尔哈赤，送还尸首的同时，给敕书30道，马30匹，又给了都督敕书，还让他升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。明廷的安抚和封赏并没有抹去努尔哈赤心中的仇恨，但因暂时无力与明朝对抗，努尔哈赤便把一腔怒火都倾泻到尼堪外兰身上。他对明朝边官说：“我祖、父被杀，实际上是尼堪外兰唆使的结果，只要将尼堪外兰交给我，为我祖、父报了仇，我就心甘了。”明朝边官拒绝了他的要求，并威胁说：“事情已经处理完